

# 地眼天坑

《鬼打墙》之后北岭鬼盗盗墓探险力作

天外天 楼外楼 遭遇连环套  
谜中谜 计中计 解开生死劫

长篇小说

北岭鬼盗 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 地眼天坑

长篇小说

北岭鬼盗 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地眼天坑 / 北岭鬼盗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244-625-0

I. ①地…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9 ) 第 223850 号

# 地眼天坑

- 作 者 北岭鬼盗  
责任编辑 朱宝元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 兼传真 )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625-0  
定 价 24.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目录

CONTENTS

楔子 | 001

第一章 雪夜来客 | 003

第二章 逃跑 | 007

第三章 熟悉的酒壶 | 013

第四章 酒壶的主人 | 019

第五章 黑店 | 024

第六章 扑朔迷离 | 029

第七章 失踪 | 034

第八章 走进防空洞 | 040

第九章 死亡倒退 | 046

第十章 铜镜碎片 | 052

第十一章 五维密码 | 058

第十二章 大胆假设 | 064

第十三章 琉璃厂 | 070

第十四章 接触高手 | 075

第十五章 炒青菜 | 080

第十六章 苍狼白鹿 | 086

第十七章 海军徽章 | 091

第十八章 跟踪 | 096

第十九章 火拼 | 101

第二十章 蛇藏宝鼠埋骨 | 107

第二十一章 落网 | 113

第二十二章 照实说 | 118

第二十三章 雪风传说 | 124

第二十四章 基本上过关 | 129

- 第二十五章 出发 | 134
- 第二十六章 暴雨青海 | 138
- 第二十七章 铁链陶瓮 | 143
- 第二十八章 闯下大祸 | 149
- 第二十九章 我临死前的回忆 | 155
- 第三十章 昙无竭 | 161
- 第三十一章 泥崩 | 166
- 第三十二章 尸桥浮渡 | 171
- 第三十三章 灭顶之灾 | 177
- 第三十四章 我不要做棋子 | 182
- 第三十五章 失控的内幕 | 188
- 第三十六章 方舟不是舟 | 193
- 第三十七章 水下战舰 | 199
- 第三十八章 副官孙岗 | 205
- 第三十九章 人面桃花 | 211
- 第四十章 方舟登仙 | 217
- 第四十一章 飞船沉渊 | 224
- 第四十二章 脑碎的人 | 231
- 第四十三章 抉择（大结局） | 239



## 楔子

我叫黄宁，是一个退役的海军潜水员。

退役两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五年，我以前部队的潜水老教官邓建国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麻烦，无奈之下就请我去帮忙下水打捞，一起被邀请去的是我当兵时的一铁哥们儿——丁根。

老教官的麻烦事情是，在浙江的淳青水库里打捞一架坠毁的军用飞机。

打捞军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二战日军遗留下来的细菌武器基地，而我就很倒霉地中了毒，眼睛受到细菌侵蚀而发生变异，一条小命危在旦夕……“并肩战斗”的红颜知己张丽恒，把最后时刻得到的治病疫苗塞进到我手中，自己却失踪在水下深渊的无边黑暗中。

我和丁根获救后，有一个骇人的秘密始终保存在我俩的记忆深处，谁也没有告诉。那就是深渊中的水下城楼有一面铜镜，居然能够照出人死前那一刹那的景象。同行的好多人已经验证了那一刹那的景象，而张丽恒拉着我去滴血照镜时，我心存犹豫不敢去，但是丁根照了，张丽恒也照了。

一个人知道了自己怎么个死法，不见得就是好事儿，而活着却实打实的是个好事儿。所以说，新的征程就从我还活着开始吧。

在保卫严密的医院里足足耽搁了半个月，我的伤势才痊愈，终于可以下床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在这之后的大半年，我更是接受了各种调

查，经受了无数次询问和笔录，直到再也没人来打扰我这个赋闲的倒霉蛋儿。而我心里却空荡荡的，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之路该怎样去走。

终于，我的工作没法再干下去了，只好卷了铺盖去丁根那边，继续一个锅里搅马勺的日子，就这样百无聊赖地游手好闲了几个月。我打定主意准备行装，要去探寻张丽恒生死之谜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那双眼睛，竟然没有被她抢回来的疫苗治好，开始有了恶化的征兆。

也正是这个时候，有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到访，彻底打乱了我的寻人计划。



## 第一章 雪夜来客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八七年，快过年的寒冬腊月中的一天，一个自称是张丽恒的哥哥、叫做张兴举的人，专程来找我俩，说是希望了解一下张丽恒的事情。我当然没那么傻，前些日子刚刚见识了外国间谍的厉害——冷战期间的残酷斗争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二话不说要他先证明自个儿的身份。这小子像是部队的军官，倒也干脆，非常配合我的核查。没一会儿，我就相信了他。不说别的，那脸盘儿还真的有点张丽恒的模样。

都是年轻人还都有当过兵的经历，所以验明身份之后，我们三个彼此之间熟络了许多。再一问，这张兴举可比我俩强多了，竟然是某部队的现役军官。他前一段时间一直在铁幕那边搞行动，回来没多久，知道妹妹出了大事，顿时着急地坐不住，多方打听到我俩的所在后，带了人就直奔这儿，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有朋自远方来，又恰逢大雪拥门、朔风四吹，正是闭门喝酒的好时候。所以两瓶白酒下肚之后，我和丁根就把事情的经过，陆陆续续讲了出来。当然，和给官方的版本有点不同，要详细真实得多，毕竟是张丽恒的亲哥哥，就凭这，咱也不能欺骗人家。

张兴举的头脑相当清晰，边听边记，碰到关于他妹妹的情节，更是详加询问。

最后，张兴举终于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妹妹到底在镜子中看到了什么？黄宁你怎么一直不肯明说呢？”



我的心情已经完全沉浸在悲痛的回憶之中，聽到他這樣問我，沉默了片刻，還是決定繼續隱瞞下去。雖然是張麗恆的親哥哥，但是人心隔肚皮啊，我可不想大意失荊州，打亂我尋人計劃的安排，而且不是我亂猜疑別人，是自己對這個事兒也懷疑得很。所以，我盡量掩飾道：“這個……當時那麼亂，我確實沒看清楚，老丁你看到了嗎？”

丁根搖搖頭沒說話。

張興舉仔細地看著我倆，嘆口氣說道：“我這唯一的親妹妹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讓我這當哥的總覺得她還在什麼地方受苦，心裡很不踏實……也難怪，參加工作後我都沒有好好照顧過她……唉，我知道黃寧兄弟還是不相信我的。”說完，端起酒杯連喝了好幾杯，雙眼通紅。

我遲疑了一下，說道：“張哥，我是真的沒看清楚……你聽我說，當時照了鏡子的總共四個人——古近平、謝爾蓋、丁根和張麗恆。古近平和謝爾蓋都已經驗證了鏡中的臨死場面，丁根直到現在無法分辨真假。但是我無法說出來的原因，是因為當時那鏡子已經在向深淵滑落，我看得很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真的很難說啊。”

張興舉紅著眼睛問道：“什麼叫這事情是真是假？有什麼別的原因，你倒是說說看啊！”

我硬著頭皮說道：“如果這場景是假的，那張麗恆她恐怕已經去世了；如果這場景是真的，我倒覺得還有不少希望。”

丁根在旁邊倒是瞪眼了：“這話啥意思？老黃你別在這兒裝了，有啥就一起說！”

我沉吟了一下，感覺無從說起，因為我實在不想丁根牽扯進來。在醫院的時候他就問我，我忍了又忍沒告訴他實情。現在又過去了這麼長時間，我的觀點依然沒有改變：任憑別人怎麼說，我只相信自己，這可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喜歡的女孩兒。所以，我想了想又繼續搪塞道：“什麼真的假的，還不都是那麼回事兒，我只看到了鏡子里前半段的情況。你們別問了，我真給忘了……只記得她好像是在喝酒。”

喝酒？！有些離譜。三個人無話可說，沉默地冷了場。



又喝了一会儿闷酒，张兴举开口说道：“那这个事儿先这样吧。我也还要回去核对一下，你知道，现场的搜索和发掘到现在还没结束，而我这次来找你们，倒有另外一件事。本来不用我亲自来了解情况，但事关我的亲妹妹，所以我很想亲耳听到苦命妹妹的最后情景，这才来专程找你的。”

张兴举接下来提起的竟然是，淳青水库事件的幕后情况……

一九八七年的元月，报纸上报道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发现了中国第一大陨石坑，也是世界第二大陨石坑。这个远古时代留下来的遗迹，直径达到惊人的七十公里。报道上说，这内蒙的多伦县本就是火山频繁地，有“火山博物馆”之称，还有许多巨大的陨石坑保存在当地，都是很古老的史前遗迹。

我记得，当时看到新闻，很是惊叹了一会儿。但是事不关己，所以很快就忘记了。没想到张兴举现在提起淳青水库，居然和这个巨型陨石坑有重大关系，也和我们在淳青的遭遇有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事发之源。

淳青水库这档子事儿，起源于那个失事的军用飞机。这小型飞机当时携带的，就是从内蒙陨石坑中发现的一块远古陨石。因为在报纸报道之前，科研部门和保卫部门已经在那个地方悄悄奋战了好几年。找到这块陨石后，部门领导当时就拍板决定把陨石从内蒙送去大西南的科研基地进行深入分析。

这架运载了陨石的小型飞机从内蒙起飞，却没有直飞西南，而是因为一个奇怪的故障被迫降落在华东某地，也就是谢尔盖和林腾所在的那个部队防区，稍事停留后再次转飞。哪知道刚飞到浙江，飞机就出现了无法解决的故障，最终坠毁在水库里。

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飞机上携带的是什么东西，心里不由自主地开始猜测：这个打捞行动的内幕是什么？难道这陨石不是一般的石头？会不会和我眼睛里含有的毒素有关系？

可是张兴举接下来的话，又让事情有了新的转折。

打捞行动结束后，地方上和各部门联合奋战，经过长时间勘察挖掘后，终于在水库的深渊中找到了失事飞机上的陨石。没错，不是冒充的，确是真正的内蒙古多伦陨石。

我有点狐疑，这是怎么回事？那片水域以及天坑的附近，事后一直严密封锁，飞机上携带的东西被找到是迟早的事情，可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个张兴举要在一个大雪天跑来跟我讲这些内幕消息？

张兴举严肃地说道：“这个陨石，和你有很大关系，很大很大的关系，迫使我不得不过来找你问个究竟。不瞒你说，恐怕你还要跟我回去一趟。”

我很茫然，想不通张兴举的意思。我记得，那个夜晚，发现失事飞机的是其他人，至于我，根本就没见到。

张兴举缓缓说道：“那块陨石被封装在一个钢匣内，第二次被找到后立刻送往大西南的科研基地，可以保证在运送过程中决没有其他人接触过。因为陨石的内部封存有一小片真空区域，在内蒙的时候科研人员就检测出其中含有生命存在的微弱信号。但是到了设施完备的科研基地后，打开的结果却实在出人意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愈发茫然地摇摇头。

张兴举说道：“真空中确实有生命迹象，至于到底是什么，那属于最高机密，我无权告诉你。但我能告诉你的，也必须告诉你的，是在陨石的真空内部，发现了两枚清晰的指纹。经过比对，可以肯定其中的一枚指纹就是你的！”

我猛地站起来，把椅子都带倒了：“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 第二章 逃跑

门缝里吹进一股寒风，还夹杂着微小的雪粒，让我发热的头脑瞬间冷静下来。记忆深处像是过电影一样，把当时的情景重放一遍。最后，我认定我绝没有碰到过什么陨石，于是喃喃地问丁根：“老丁啊，你说，那天我有没有摸到过什么古怪的石头？还是盛放在金属的匣子里的？”

丁根使劲摇头：“没有没有！我敢发誓你没有……”

不过，他迟疑了一下又说道：“当然……是在我碰到你之后。”

我怒道：“你不信我？你他妈找死呢这是！”

丁根点点头，不过仍然很坚持自己的说法：“嗯，对！我是听其他人说了，是他们首先发现的失事飞机，而且据说飞机里头，当时是没有匣子的！……可是你比我早去了两天，我哪知道我去之前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失手摸过什么石头！”

张兴举摆手止住我俩的争论：“黄宁！你不想知道另一枚指纹是谁的吗？”

我愤怒地喊道：“管他娘是谁的，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张兴举叹口气说道：“你以为我那么喜欢开玩笑？甚至拿我唯一的亲妹妹开玩笑？”

我呆住了：“你是说……你是说……你的意思难道是说……另一枚指纹是张丽恒的？”

张兴举苦笑着点点头：“对，没错，正是丽恒的指纹——左手食指。”

我一下愣住了，给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整懵了，只剩下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到底怎么回事儿？你是不是在骗我？”

张兴举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我没有骗你。咱都是当过兵的人，你觉得我有骗你的必要吗？更何况，这还关系到我妹妹的生死！”

我顿时浑身发软，瘫在椅子上一动也不想动。这事情是越来越他妈的复杂了。

张兴举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看着我说道：“黄宁同志，既然你暂时想不起什么，酒还是少喝点吧，再仔细想想当时的情况，别给人当了枪使，自己还不知道。”

我摆摆手，示意让他走，我和丁根就不送了。

张兴举站起来说道：“唉，不瞒你说，我还走不成呢，因为我奉命要带你回去接受调查。看在都是军人的份上，我没通知这里的公安，只带了自己几个手下。要不，今儿晚上你还是跟我走吧，我已经在招待所留好了铺位。”

丁根过去拦住他：“这怎么行？老黄又没犯什么事儿！一枚指纹能说明啥问题，说不定是巧合而已。”

张兴举苦笑着说道：“要是只有一枚指纹，还就真当它是巧合算了，大伙一起把它归总到大自然形成的。可是里头有两个指纹啊，两个指纹还都能对得上档案里的人名，你说，这怎么能算巧合呢？”

丁根恼火了，梗着脖子说道：“那也不行，我们现在退役了，不是现役兵。想逮捕老黄，让公安来吧！”

张兴举无奈地说道：“这怎么算逮捕呢？黄宁，你不想搞清楚事实真相吗？我从你的描述里能听出来，你还是很在意我妹妹的生死，难道就不想搞清楚为什么会有她的指纹？”

我已经喝地酩酊大醉，趴在桌上含糊说道：“我想得很。你就放心回去吧，记得明早来接我。”

丁根也说道：“好了好了，就这么说好了。我看老黄也喝得差不多了，你看，他至少一个人喝了有两斤。今儿晚上你带回去，恐怕还要安



排人伺候他呢！”

张兴举只好说道：“兄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是这事太大，我不敢马虎。国际上的各种势力都蠢蠢欲动，盯着北边这个大国，迟早会出问题。我是怕你俩不知深浅，再惹出什么麻烦啊……这样吧，天也不早了，你俩早点休息，我和手下就在外头的车上窝一宿得了。”

睡到半夜，我突然小声叫道：“老丁，我渴，弄点水给我。”

老丁看来也是没睡着，闻言立刻起身给我倒了杯水拿过来。我一口喝掉，使劲攥住他的手说道：“老丁，他们还在外边吗？”

丁根吃了一惊：“应该在外边吧……啊，老黄你是装醉的？”

我点点头轻声说道：“是装的……我要逃跑，你得帮我一把。”

丁根伏下身子，趴在我床边，疑惑地说：“哥们儿，你是不是真的干了啥事儿？跑什么跑？这一跑就再也说不清了。”

我摇摇头苦笑着说：“没有的事，你就别添乱了，我说的是我的眼睛。你还记得那疫苗吗？我这两天一直想告诉你，我的眼睛居然又开始犯病了。”

丁根不相信，说道：“不是吧！难道疫苗有问题？咱俩住院时，那时你还没醒，我给你掩饰地好好的。就连当时的医生也仅仅知道是你受了伤而已，没有对你的眼睛起疑心啊。再说，知道这事儿的人，都死在那天坑里了！”

我说道：“嗯，后来我醒了就更加小心，相信他们当时没对我的眼睛起疑心，至于那疫苗是不是有假，不好说……你看你自己用的是仿制品，却啥事儿没有……不过不骗你，我这眼睛真出现了恶化的征兆……万一给张兴举带回去检查，医院肯定会发现我的眼睛有问题。”

说到这里，我使劲攥了一下丁根的手：“你知道，我决不做实验用的小白鼠，宁可被枪打死，我也不干！是哥们儿的话，你得帮我逃跑。”

丁根挣开我的手，轻轻拍了拍：“放心，我跟你一起走。”说完，起身悄悄走到窗户口，掀起窗帘的一角看了下动静。

我紧接着说道：“你不能走，老丁，这不关你的事。咱俩都跑了，

等早上他们来叫门就露馅了。因为那时还跑不远，很容易给逮到，所以我想你留在这儿搪塞几句，好歹给我多弄点时间。”

丁根迟疑了一下说道：“那好，你是啥计划总得告诉我。我知道你身上没多少钱，你告诉我你的安排，钱我这儿还有。”

我摇摇头说道：“你就不怕知道多了没好处？”

丁根摇摇头：“管他呢，除非你连我都不信。再说，我可是好意，那是怕你这个老不死的，先出意外去找阎王爷报道。”

我只好说道：“你这屋子有个后门，我打那出去后，翻过这个山坡就是火车道，那儿经常有慢车为了给快车让路临时停靠，我想我跑到那儿就算安全了。至于以后的安排，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我也没想好。”

丁根点点头：“不错！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样想。”说完，就轻手轻脚地去拉抽屉给我拿钱。

我爬起身轻轻地下了床，蹲在床边说道：“我走了后，他们要是敲门，你就说我喝醉了还在昏睡，尽量多拖点时间。我安顿下来，会给你单位打电话留口信的。”

跟丁根简单告了别，接过他准备的钱，还不少，看来这厮把娶老婆的钱都拿出来了。只是我有点奇怪，他怎么知道此时我需要用钱，留这么多现金在屋里，而我却压根不知道。所以生平第一次，我对丁根起了疑心。但是，迫在眉睫的逃跑让我无暇多想。

一切还算顺利。当我鬼鬼祟祟翻过山坡，跑去那个临时会车的火车小站时，刚好碰上一列慢车停在那儿。于是，我偷偷摸摸地爬上火车，中途又小心地下车上车。折腾几次之后，第二天下午我发现自己居然跑到了中原地带的洛阳火车站。也怪我自己，换车换得匆忙，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城市。

这郑州铁路局管辖的范围还真是够大。站在售票厅，看看地图上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线路，我的头都蒙了，不知道究竟去哪里才好。

这儿的天气也很糟糕。车站外面寒风凛冽，地上铺了厚厚一层雪，雪粒下头是冻结实的路面，大门口还有刺骨的凉风直往里吹，候车室那



棉布帘子根本挡不住寒气。

烟雾缭绕中，我找了个位置坐下，一边抽烟一边认真盘算。

要说目前最想去的就是淳青水库，但是张兴举带来的消息太震撼了，让我对那个内蒙的陨石坑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不过，陨石这一类的天文学名词，我不是很懂，仅仅知道是流星的残存物质而已，压根想不明白里头会有我和张丽恒的指纹，更不知道这世界上会不会有空心的陨石。

淳青水库和内蒙陨石坑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被严密封锁的水库，一个是冰天雪地的塞外，我暂时都没办法去一探究竟。最麻烦的还是自己的眼睛，最近几天变异越来越明显，真不知道是咋回事。难不成张丽恒献出生命，得到的竟然只是一个无效的疫苗？越想我就越烦躁。

左右看看，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儿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是这个女孩儿长得咋样，我心乱如麻地对这相貌根本没兴趣，而是她正全神贯注地捧着一个笔记本，写着什么。刚刚在我左顾右盼的时候，从门口吹来一股凉风，一刹那让我看到被风翻起来的一页纸，上头是两个在我脑海里一直萦绕的字——陨石。

莫非这个女孩儿有这方面的专业文化，别是个大学生吧？学的还是天文地理方面的？

看看她的身边堆放了许多行李背包，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至少她有五六个同伴才能提得走。于是，我悄悄挪了过去，坐到女孩儿身边，想看仔细点。

凑近后，我小声问道：“这位同学，能不能看看几点了，我的手表停了。”其实火车站的墙上就挂着钟，我也是没办法，才找个话茬。

女孩儿还在全神贯注地写着，听到我问，头也不抬地回答：“不好意思，我没手表。”

就这一会儿，我倒是看清楚了笔记上的内容：有关陨石的成因和起源……

我一阵激动，是个文化人啊！这可得套套近乎，好好打听下有关陨



石的情况，里头是不是有可能有真空，是不是有可能保存有人类的指纹。

正要找个话题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军官正带着几个当兵的，在慢慢地挨个长椅找什么人。我顿时吓了一跳，要是公安检查反而不怎么害怕，这会儿最怵的就是部队的军官了。